



珍愛的容顏

文/何姿儀

彭惠勤的生命禮物

「你看那個人怎麼長得這麼奇怪！好像 ET！」

擾攘的台北車站月台，人群間突然呼出一句驚怪叫喊，霎時間所有目光從四面八方射向彭惠勤的臉，浮躁的空氣瞬間結了冰。

短了一截的下巴，少了下排牙齒而內縮的唇，左右些許不對稱的圓臉頰，搭配上她那雙靈活有神的大眼，怎麼看都與「正常人」有些不一樣。路人的側目惠勤習以為常，但當歧視、不尊重的言行，撞擊上她隱藏在內心的獅子座正義感，惠勤偶爾也會忍不住發難。她的不平，不是為自己的尊嚴，而是為人們的無知感到難過。

儘管如此，擦乾眼淚的惠勤，從未因此而試圖戴口罩遮掩，更不打算用整容去適應社會大眾的眼光。對惠勤而言，她擁有的是一張漂亮的蘋果臉，是充滿祝福、用愛與眾人努力所塑造的一張完整的臉，惠勤對此感到滿足而滿懷感恩，期許有一天，她能用自己的生命讓世人懂得尊重。

變化

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相比，惠勤不突出、不聰明，卻是個絕對自我要求與盡力的人。國一那年，課堂上聽到老師的一番激勵，從此不曾一日睡超過四個小時，她付出百分之兩百的努力，人生卻總有意外橫在眼前。高三那年，還因下顎「骨刺」手術而休學，比起一般人，她多付出了三年的時間，才奮力躋身大學生行列。

這份屢敗屢戰的精神毅力，在上了大學之後並未歇息，惠勤從校園啦啦隊躍出課堂外，考取一張張健身舞蹈教練的證照，大二時，已在知名健身教室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。

「老師妳的下巴好像愈來愈大。」面對學員的疑惑與反覆提醒，惠勤並沒放在心上，不覺得每天出現在鏡子裡的臉會有任何變化，更無意把十六歲那年下顎手術的事聯想在一起。

直到後來，持續的牙痛總在半夜鑽著未曾蛀牙的惠

勤，惠勤也正視到自己的下巴比例真的變了。

「良性腫瘤。」醫師的診斷暫時安了惠勤的心，但接踵而來的清創手術，卻是折磨的開始。

扭曲的痛

每天每天，惠勤得隨時清洗分泌出的血水，再將紗布填回洞裡，這樣與血腥味共處的日子，持續了超過一年，幾乎每兩、三個月，就得再動一次清創手術，卻沒能阻止惠勤的下巴持續發生變化。

身體的痛，惠勤坦然接受，但人性的摧折，才讓她不堪回首。準備出院的那一天，醫師領著一群實習醫師出現在她的病床邊，毫無商量與說明，便伸手扳開她的口，接著從她被掏空的下顎骨中，抽出填塞的紗布、清洗傷口、再將紗布塞回，不斷重覆而粗魯的動作，讓惠勤痛得眼淚撲簌直流。

「妳可以回家了。」在使用完「教具」後，惠勤被扔向一旁。明知這位醫師是

個好人，但他似乎忘了眼前的女孩是個有感受的病人。不想作無益於自己的對抗，忍耐與接受是惠勤唯一的選擇。

那是一種攪亂變形的痛。自己就像一塊抹布，被醫療的手任意扭曲。沒有尊重、沒有溝通、沒有解釋，除卻肉體的痛楚，有更多冷漠甚至粗魯的對待，讓惠勤被動地把自己當成一個比動物更沒感受的物體。

「我以為醫療就是這樣，以為自己的忍耐力不夠」惠勤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配合到底。在衝擊、疼痛的當下，眼淚或許會掉下來，但惠勤沒有太多想法，只是任由他們操作的物體。

衝擊

「這次的切片發現裡面有癌細胞。」歷經一年多的反覆清瘡，醫師宣告她罹患了「下顎惡性骨肉瘤」。

就連在澳洲的沙漠穿新鞋也會遇到罕見的大雨，失敗、挫折與無常，已是惠勤生命裡的常態。只是，這個消息宣佈得太過意外，它猛烈撞擊惠勤的心，讓眼淚不



二〇〇三年十月化療後的彭惠勤，在志工的鼓勵下回到醫院做志工，一步一步回到人群裡。

自覺滾落下來。

「摘掉下巴，然後切小腿或肩膀的骨頭來補。」「以後走路可能都會有問題，也有可能不能講話。」醫師說明治療的方式，惠勤並不害怕，只是關於手術的來龍去脈、未來的可能性、希望能避免的氣切，惠勤與爸爸嘗試向醫師取得更多資訊，但，一切沒有討論的餘地。

「能活就好了，還想那麼多！」醫師的回應說明了一切，惠勤選擇做一個無聲配合者。

住院準備手術的早上，

醫師帶了尺再次丈量惠勤的小腿長。面無表情的動作，彷彿秤斤論兩準備宰割，爸爸彭有松看在眼里，感到頭暈目眩，嚴肅的態度，令人不寒而慄，面對接著遞上來的手術同意書，彭有松雙手嚴重顫抖，緊握的筆竟完全無法在同意書上劃出任何痕跡。

「我們不要開刀了吧！」聽出爸媽的心聲，惠勤主動說出口的這個決定，讓全家人暫時逃離那可怕的刑場，靠中藥以安心。

那些許不堪的就醫過程，

在惠勤的記憶裡已經模糊，家裡再也沒人能仔細回想

靠岸

二〇〇二年十月三日，二十五歲的惠勤來到剛滿兩歲的大林，終結她在醫療白色巨塔受折磨的多年歲月。

「其實已經不想換醫院，也不想動手術了。」惠勤只想平淡珍惜每一天，不願再經歷更多無謂的波折，只是不捨父母為自己擔憂，她順應已是慈濟委員的母親的期待，從竹東南下大林慈濟醫院，「沒想到我會這麼順口

就答應要開刀。」

對於過去曾在醫院提過的問題，惠勤已不再好奇，她上網搜尋的資訊，遠比醫師的回應還要多。意外的是，初次見面的口腔外科黃則達醫師，卻主動為她詳述所有的過程與分析未來可能的發展。和北部醫師所建議的治療方式並無太大差異，但這位年輕醫師更多了一份誠懇、積極、無私與真正的視病如親；這一家醫院，多了一股人情的溫暖。

「我會盡量不幫妳做氣切。」彷彿全然明白病人的

擔憂，醫師主動說出口的每一句話，賦予病人更多的未來性，惠勤確定這是一位能夠站在病人的立場的醫師。

當下她不再漂流了。辦了手續，就在大林慈濟醫院安住下來。

滿足

歷時十七個小時的手術，長滿腫瘤的下顎骨終於離開了惠勤，而左小腿的腓骨與皮瓣，變成了下巴與舌頭的一部分，大腿的皮膚則移植到小腿上面。手術後，除了口腔外科黃則達醫師，每天都有幾位醫師與專師輕柔地撫觸她的傷口，細心觀察她的變化，她才知道，原來除了黃則達醫師，還有整形外科黃介琦主任、麻醉科賴裕永主任，以及整個醫療團隊，全程守護著她。其實這十七個小時，受苦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在開刀房外備受煎熬的父母，還有為她頂住危險的醫師。

「覺得自己的『書包』裡裝了好多好多！」病痛、挫折還有愛，讓惠勤成長之路的行囊特別豐碩，惠勤感到無比的滿足！



惠勤定期回診，已經和大林的醫療團隊結為好友。圖為腫瘤外科蘇裕傑主任（右二）和牙科主任黃則達（左一）與惠勤輕鬆聊天。



二〇一〇年六月試婚紗，待嫁娘的惠勤心情充滿感激。

失去舌頭、下唇、下顎，惠勤像個嬰兒，從頭學習吞嚥、咀嚼與說話；左小腿只剩下脛骨，咬緊牙根從失去平衡、跌跌撞撞，到能跑能跳，成為一位專業舞者；捱過了化療的副作用，頂著重新長出頭髮的小平頭，惠勤在明月師姑的鼓勵下，回到醫院做志工；重回校園完成課業，當選世紀新青年，更擔任澳洲打工度假代言人。因為把失敗與挫折當成生命的養分，她願意花費更大的力氣與更多的時間，圓滿一個個別人眼中不可能實現的夢想。

逆境增上緣

這條路，並非那麼理所當然的平順。記得有一回，路上遇到一位婦人疾言厲色對吼著孩子：「再不乖就會像那個姊姊一樣醜！」這對一個愛惜自己羽毛的女孩來說，很難不傷心哭泣。「妳總不能一輩子帶著口罩吧！」惠勤回想明月師姑的鼓舞，她明白這是自己的功課，所有的嘲諷訕笑，都在錘打自己的韌力，讓生命變得更坦蕩、更寬敞。

關於容貌，有人說可以再整形變得更漂亮，但惠勤已決定不再花費力氣追尋這些無異於生命價值的工程，因為，她的生命是醫療團隊重新賦予的，她現在擁有的，是一張完美的臉。

「過去念書時的不順遂，是幫我未來的生病打預防針吧！」年輕的惠勤懂得珍視人生的逆境，最重要的是，醫療團隊與父母已經給她一層愛的保護膜，有這些力量，她不孤單，沒有畏懼，她要衝破人生的障礙，走出屬於自己的路。

摘下遮掩容貌的口罩，彭

惠勤勇敢突破困難，活出自信的生命風采。

珍貴的禮物

八年來，大林慈濟醫院是彭惠勤的身心後盾，每當她對身上的癌細胞感到疑惑不安，每當她又從北部醫師得到悲觀的預測時，她總會再回到這裡，尋求開朗的未來性。

「跟其他醫師不同，黃則達醫師總是用一種樂觀正向的態度來看待我的病。」因此，「回來」大林慈濟醫院，對她而言不只是看病，更重要的是看望老朋友，志工師姑、醫師兄長、同仁朋友，這個視病如親、照顧她、讓身心安頓的家。

「感恩大林的醫療團隊，不只照顧惠勤的健康，更把她的心理建設得這麼好，謝謝大醫王、白衣大士和志工，讓我女兒能有機會打造未來的幸福家庭……」八月十五日清晨三點多，惠勤的父母摸著夜色，從幽靜的竹東小鎮搭乘客運來到大林交流道，再步行半小時進大林慈院，只為了藉著十週年院慶大會的機緣，親自對陪伴

惠勤八年的醫療團隊，表達一份真誠的感恩。儘管無法見到惠勤本人，但父母帶來惠勤結婚的喜訊，已是給全院同仁最寶貴的賀禮了。

「What a precious!」多麼珍貴的禮物呀！當婆婆認識惠勤時，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，已經為惠勤的未來下了一個美好的註解。是呀！這樣的人生際遇，這樣的醫療陪伴，有多少人能夠經歷？這是多麼殊勝可貴的因緣！

「我是珍貴的！」惠勤這樣相信著。

永不停息的動力球

「我喜歡自己的臉，喜歡身上的疤痕。」這些痕跡，讓生命更完整，提醒著惠勤，用感恩、珍惜的心，度過每一天。「上天給我考驗，也給我支持的力量！感謝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。」面對著隨時可能再度活躍的癌細胞，惠勤對許多事情學會釋然，這些年來，她學會與身上的每一個細胞和平共處，更感恩一切的磨難與試煉。

遠行瑞士，用雙手打造另一個家，惠勤深深的許諾自己，帶著原生父母做慈濟的精神，以及再生父母醫療團隊的愛，在異國張開雙手好好珍惜與分享每個分秒，未來的人生，或許不會一路順遂，但無論將來遇到任何境界，都要擁有自己生命節奏，做一顆躍動不息的動力球。🕊



七月三十日瑞士結婚，與婆婆（右二）合影。